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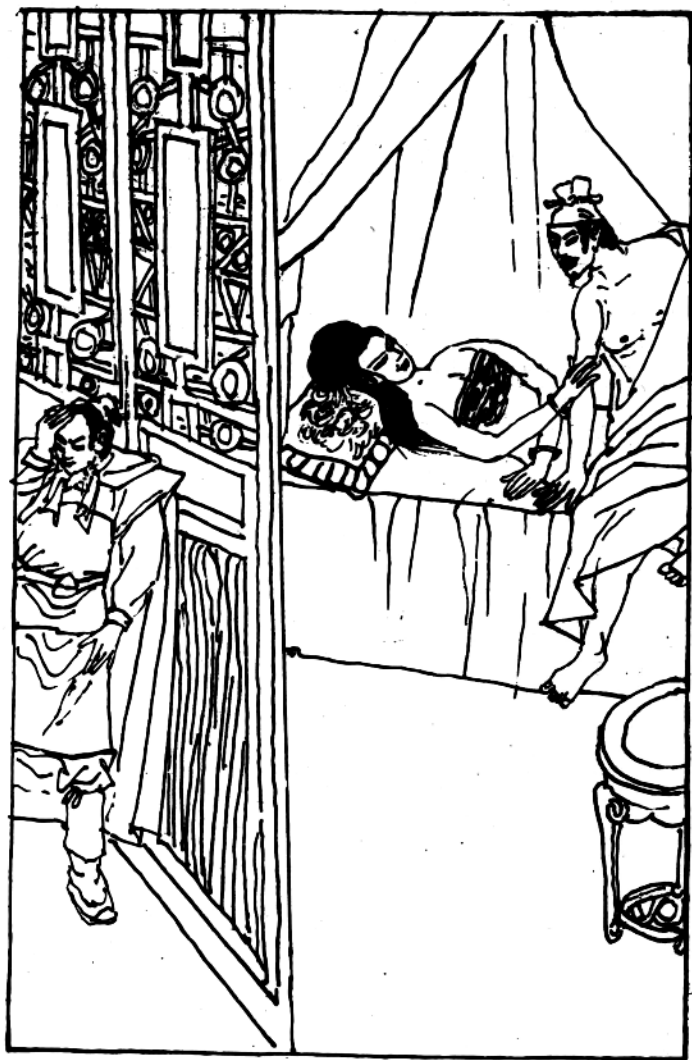
毒龍谷

中冊

台灣 歐陽云凡 著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凝视着他，又郑重的说道：“孩子，我老人家的意思你明白吗？”

“晚辈明白，在可能范围之内，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
神秘老人慈祥一笑，何文玉接着说道：“老前辈，关于家母的事……。”

“令慈无双女杜女侠，已经不在衡阳，被江南总坛的人装在棺材里，以出殡的方式解出衡阳城，此时恐怕已在数十里以外。”

何文玉倒抽一口寒气，道：“家母被他们装在棺材里运走了？晚辈昨夜投宿前，曾见有人出丧，后来又见万福客栈的大门上贴着‘忌中’二字，想来在下所见的棺木内，装得正是家母，只是，红衣帮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却令晚辈困惑不解。”

神秘老人肃穆郑重的说道：“据老夫猜想，大概是红衣帮因见‘玄玄经’的事闹得满城风雨，四海帮、凌云堡、神州五怪等各路高手，皆相继涌入衡阳城，甚且投宿万福客栈，颇使红衣帮江南总坛的人震骇，深恐发生意外，临时巧得奇谋，假借出丧为名，解走令堂杜女侠！”

事情的变化，大悖常情，何文玉心头如负千斤重铅，沉声说道：“红衣帮究竟为什么要生擒家母？到底打算解往何处？”

神秘老人听毕，眼见已至城墙脚下，立即翻过城墙，来到衡阳西门外，指着一条向西南方去的阳关大道，说道：“老夫事后得知，红衣帮的人押着令慈由此直向西南，你一直穷追下去，定有发现，万一追不到，可至桂省东北的越城岭追查，因为红衣帮的黑旗坛设在那里，我老人家觉得红衣帮十之八九是欲把令慈解往黑旗坛去的，至于红衣帮目的何在，最终目的地是那里？则绝非局外人能够知道。”

何文玉双眉一挑，爽声说道：“好吧！晚辈马上去追。”

神秘老人点头说道：“如此，你就快去吧！此时时间宝贵，寸阴如金，我老人家也必须立即离此去追查‘玄玄经’的下落，如有确切消息，自会随时告诉你。”

老人动作好快，余音未尽，人已一闪而没。

何文玉本想返回万福客栈牵马代步，但，既而一想，自己误投江南总坛，身份已露，红衣帮必有周密安排，回去也找不到坐马，徒然浪费时间。

一瞥西门外的一家烧饼铺，四更刚过，已生火做饼，上前买了十几个干烧饼，一面大口疾食，一面放步向西南飞奔而去。

何文玉心急如焚，快如奔马，太阳爬上东山

一竿高的时候，他已在衡阳百里以外。

可是，一路行来，并未发现有出殡的行列，亦未见四海帮徒，与红衣帮徒的踪影。

甚至，连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也没有遇见。

事情虽然如此，何文玉并不灰心，继续飞奔三四个时辰，穿祁阳，过楚江，日头偏西的时候，已至零陵县附近。

在零陵城内匆匆忙的吃了一顿饭，出城再奔半个多时辰，刚刚通过东湘桥，忽然发现在自己的前面白影闪闪，有数十个人结队前行。

紧追一程，距离缩短，看得更清楚，前面全系穿麻带孝的人，一口黑漆大棺材遥遥可见，毫无疑问，这是出丧的，何文玉心情一紧，奔势加快，何消片刻工夫，已追至切近。

细细察看，棺材前面共有两个孝子牵棺，八个抬棺夫都是彪形大汉，棺后送殡的共有三十多人，男女皆有，面貌各异。

何文玉霍然大喝一声，伸手按住棺材头，“喂！怕死就乖乖的给我停下来！放在地上！”

何文玉全速飞奔，越众而前，众人已是吃惊不小，这一声断喝，更加平地焦雷，八个抬棺夫陡然一惊，忙将脚步刹住。

两个孝子回头望了他一眼，话还没有说出口来，何文玉忽的一扬掌，其中一个棺夫已被震得横飞出去。

“叫你们放在地上，就放在地上，如敢哼半个不字，小心在下把你们都赶尽杀绝！”

大家一见他一出手就伤了人，不禁吓得心惊肉跳，忙不迭的将棺材放在地上。

何文玉脸一沉，疾上两步，伸手就要打开棺盖，忽见一个年长的孝子，战战兢兢的说道：“这位公子，你……你这是干什么……”

“哼！我要干什么你们心里有数，最好别装模作样！”

众人相顾一愣，何文玉又沉声说道：“我问你，棺材内装得的人是谁？”

那年长的孝子双眼发红，凄然言道：“是先母！”

“什么？是你妈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，棺材里边的人是无双女杜佩芳，对不对？”

此话一出，所有的人皆面面相睹，楞住了。

何文玉见那孝子默不作声，认为自己找对目标，一探手，就将棺盖抓住。

正欲揭开棺盖，蓦闻四周一片叱喝声中，所有的人齐齐争先扑上。

有的人说他“无法无天”，有的人骂他“欺人太甚”，铁掌粉拳齐飞，不顾一切的冲上来和何文玉拼命。

何文玉一见大怒，单掌一振，狂风大作，绕体横扫出去。

哀鸣、惨吼、呼爹、喊娘，好像风卷残叶，全部歪七倒八的栽倒在棺材四周。

何文玉睹状一愣，万万想不到自己顺手一挥之下，竟将数十人打翻在地，心中直犯疑。

仔细打量一下，他突然发觉，在场之人没有一个是武林中人，自己气昏了头，找错对象。

不禁心中大感疚愧，暗骂一声：“糊涂！”走上前去，扶起那个年长的孝子，再三道歉说道：“真对不起，本人一时情急，冒犯尊驾一行，万望海涵……。”

话至此，蓦觉身后有异，只见一个肥胖如桶，身高不过四尺，活像是一个侏儒的奇装矮子，已以星抛箭射之势纵落在棺材旁。

何文玉一个念头还没有转过来，那矮老头子已将棺材抱起，放在肩上，如飞而去。

这矮子好深的功力，一口大棺材压在他的肩上，依然健步如飞，一转眼的工夫，便已奔出二十多丈。

何文玉一见，狐疑陡生，认为这棺中必有名堂，

自己差点上了人家的大当，恨恨地瞪了那孝子一眼，接踵猛追。

矮子人小腿快，爬上山坡，直朝南面奔去，何文玉全力猛追顿饭工夫，至少奔出四五里地，来到一个山谷口边时才勉强追上。

肥胖如桶的矮老头子猛然一转身，支牙裂嘴的说道：“小子，你鬼鬼祟祟的跟在我矮叟林卓峰的身后意欲何为？”

何文玉闻言脸色陡变，道：“啊！阁下就是‘神州五怪’中的矮叟林卓峰林大侠，久仰，久仰，失敬，失敬！”

矮叟林卓峰傲然说道：“小子，别拍马屁，我问你跟在老夫身后意欲何为？”

“在下想请教阁下背上棺材内装得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是人！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死人！”

“死人？是谁？”

“你问这干什么？”

“我先问你棺中死人是谁？”

“小子，你不够资格问！”

“笑话，除非阁下肯据实相告，否则……”

何文玉闻言脸色陡变，道：“啊！阁下就是‘神州五怪’中的矮叟林卓峰林大侠，久仰，久仰，失敬，失敬！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在下不自量力，硬要打开棺盖看一看！”

矮叟林卓峰勃然大怒道：“小子，你有几颗脑袋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我看你是看中这儿的風水了，老夫成全你，把你葬在这里吧！”

话落招出，单掌一竖，暗力猛吐，劈出一股如山劲气。

何文玉发掌相迎，掌风初接，忽觉得对方压力太重，招架不住，忙又猛提一口丹田真气，疾变一招“天网恢恢”，全力呼啸而出。

彭！双掌一撞之下，二人俱感心头大震，何文玉身形一仰，退了三步，矮叟林卓峰也打了一个踉跄，倒走五尺。只听矮叟林卓峰气得哇哇怪吼一声，放下黑漆棺材，口沫四溅的说道：“嘿嘿，看不透你人不大，倒真有点道行，再接老夫的三掌！”

呼！呼！呼！一连三声响，矮叟林卓峰一口气连攻三掌。

这三掌，快如电光石火，连掌、出手、发招，全在一瞬之间，根本分不清那一招是那一招，身手迅疾，干净俐落，神州五怪中人，确非浪得虚名。

三招快攻，好像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汹涌如涛，翻翻滚滚，直朝何文玉硬撞上来。何文玉虽是身怀绝技

第四章 卧虎藏龙

第四章 卧虎藏龙

之人，无如对方动作太快，占尽先机，只有招架的份儿，没有还手的力气，矮叟林卓峰三招攻毕，他已被迫退至一丈三四开外。

矮叟林卓峰正欲乘胜疾进，置他于死地，忽朝右侧松林内望了一眼，急忙背起棺材来就走。

何文玉喝声：“慢走！”紧追数步，陡闻松林内传出一个清脆娇冷的声音，道：“林卓峰，你给我站住！”

话落人现，松林内应声射出一个身穿玄色劲装，肩披淡绿色长纱，年约十五、六岁的艳丽女郎。

女郎生来黛眉杏眼樱桃口，美是美到了极点，只是眉宇之间煞气太重，有一股子淫邪之气。

何文玉和她四目一接，彼此都惊“咦”一声，因为二人都在对方的脸上发现，有某些极为相似的地方，恍如同胞兄妹一般。

玄衣女郎一怔之后，忽见矮叟林卓峰迳自扬长而去，脸上立时掠过一抹怒气，娇叱道：“林卓峰，小姑奶奶出道江湖以来，真还没有遇上一个敢在我面前捣蛋的人，再不乖乖的站住，管保你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玄影一闪，去势如电，最后一个走字落地，她已追至林卓峰身后。

矮叟林卓峰似是心存顾忌，或者另有非常的原

因，不愿和她一争短长，仍自头也不回的向前飞奔。

这一来，不禁激起了玄衣女郎的万丈怒气，玉腕猛一翻，劈出一掌。

何文玉怀疑棺中装得是自己的母亲，深恐发生意外，说声：“姑娘且慢动手！”急切里，扬掌横击过去，企图卸去玄衣女郎的掌劲。

万不料，玄衣女郎的功力，大大地出乎何文玉意料之外，一击未果，反被反震之力撞得一歪，胸中血气一滞。

彭！玄衣女郎的掌劲虽被何文玉卸去不少，馀威依然大得惊人，一口黑漆大棺材立时被她劈得四分五裂。

噗通！棺木一碎，有一个盛装老妇人滚落在地上。

老妇人倒地寂然，一动不动，早已死了。

何文玉猛然一惊，定目细看，并非自己的母亲，心中先是一安，忽又觉得兹事体颇不简单，内中必有隐情内幕。

忽见玄衣女郎疾上两步，寒脸说道：“林老儿，你这是搞什么鬼？东西藏在那里？你自己说吧！”

矮叟林卓峰成名于数十年前，一向眼高过顶，目空一切，几时敢有人在他面前这样张狂，不禁肺

第四章 叶虎藏龙

第四章 叶虎藏龙

都气炸了，怒冲冲的说道：“贱婢，你说什么东西藏在那里？”

“你自己心里有数！”

“老夫要你说明白！”

“姑娘要你自己招！”

玄衣女口齿尖刻，和他针尖相对，矮叟林卓峰不禁怒火冲心，暴喝道：“贱婢休狂，老子宰了你！”

你字出口，呼！呼！身形电纵而出，发掌猛攻两招。

玄衣女郎毫不迟疑，立刻发掌相迎，硬撞上去。

突闻一声巨震，划空而起，二人双掌相撞，一触即分。

矮叟林卓峰马步浮动，后退两步。

玄衣女郎娇躯一仰，倒走四、五尺。

何文玉想不到玄衣女郎功力如此深厚，矮叟同样感到意外，霍地一振右臂，卷起一团劲风，人掌并进，出手如电，一口气又连攻四、五掌。

这一轮快攻，比刚才对付何文玉时威力至少大三分以上，方圆五丈之内砂飞石走，黄尘滚滚，玄衣女郎全力迎击三招，依然阻挡不住，被矮叟林卓峰汹涌如涛的暗力撞退十几步。

何文玉看得一呆，忽然想起女尸身上可能大有文

章，当下一言不发，摇身直扑过去。

矮叟林卓峰见状大吃一惊，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你敢动一动老子就劈死你！”顾不了和玄衣女郎争长较短，身形团团一转，纵身腾空而起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凌空虎扑过去。

何文玉见状一凛，不敢大意，连忙转身横飘七尺，反攻一掌。

矮叟扑空，飘身落地，气得目眦欲裂，乍然一挺身，忽出奇招，又劈面罩下来。

匆匆交手数合，何文玉已知对方技深若海，情知不用绝招，可能要吃大亏，急忙默运“神风夺命掌”、“怒海狂涛”，疾逾闪电似的破风呼啸而出。

在这同时，玄衣女郎娇躯连闪两下，已飘身扑至，当下二话不说，翻腕电攻一掌。

矮叟林卓峰见此情景，心火大发，忽的变招换式，双掌猛一错，分朝左右两方劈出两股截然不同的阴阳劲气。

二人联手一击，势如山崩海啸，更何况何文玉用的是记载在“玄玄经”上的“神风掌”，矮叟林卓峰功力再深，也抵挡不住二人这雷霆一击，倏的闷哼一声，歪歪斜斜的退了下去。

叭哒！连退十几步，终于支持不住，一屁股坐在

第四卷 卧虎藏龙

第四卷 卧虎藏龙

地上。

矮叟林卓峰全力一击，非同小可，玄衣女郎娇躯一颤，马步不稳，硬生生的被撞退七八尺。

何文玉但觉胸中一窒，血涌气翻，也身不由己的退了三个大步。

这情形，二人皆大感惊异，如非联手齐上，倒在地上的，不是林卓峰，很可能是他们自己，不由的对这个矮侏儒生出无穷戒惧之心。

何文玉惊魂甫定，举步前进，向女尸走过去。

忽见玄影一闪，香风扑鼻，玄衣女郎乍然闪身拦住去路，叱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何文玉一怔，道：“我想过去看一看女尸身上有什么名堂？”

玄衣女郎玉面一寒，道：“野小子，我警告你，你休想染指这件东西，识相的乖乖的给我滚开，免得惹恼了小姑娘，给你苦头吃！”

这话多么狂傲，多么刻薄，何文玉不由的气往上冲，道：“你是谁？竟敢这么妄自尊大？”

“哼！我是谁？说出来吓死你，你带是不知道的好。”

“嘿嘿，丫头的口气比天还大，在下倒要听上一听！”

“那么，你站稳了！”

“放心，吓不倒人！”

“小姑奶奶是孙小娇！”

何文玉楞了一楞，急声说道：“孙小娇？你和四海帮主孙娇娇是同宗，而且只有一字之差，玉面天狐和你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四海帮主玉面天狐孙娇娇是我妈！”

“什么？四海帮主孙娇娇是你母亲？”

“是呀！怎么？你怕了，那就滚吧！”

何文玉一听她是女魔的亲生女儿，陡然间，不知从哪里冲来一股子无名怒火，怎么也按耐不住，忽把脸色一沉，戟指怒喝道：“孙小娇，废话少说，咱们今天不死不散！”

盛怒之下，不愿和她多言词费，话一说完，立刻发掌猛攻。

孙小娇看得一呆，还击一掌，娇叱道：“野小子，报上名来，小姑奶奶掌下从无无名野鬼！”

“小爷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姓何名文玉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何文玉？哼哼，巧极，我娘正在到处捉你，今天你就是肋下生有双翅，也飞不出小姑奶奶的手掌；”贱婢住口，看打！”

振臂连掌，“神龙出海”，挟着一股子刺耳的啸

声，电卷而出。

孙小娇睹状翠眉一挑，不退反进，发掌疾迎而上。

彼此身份已白，敌友分明，引为深仇大敌，不由皆生出万丈杀机，只见兔起鹘落，招紧式密，二人都施出了浑身解数拼命相搏，三招一过，两条人影已卷在一起，忽腾忽跃，倏东乍西，但见人如飞龙，掌似风轮，再也分不清谁是谁。

全力硬拼五十多个回合，依然胜负难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矮叟林卓峰已经抱着那具女尸溜之大吉。

当二人警觉时，矮叟林卓峰早已走得无影无踪，纵有息争穷追之心，也是无从追起。

更何况，二人彼此怀恨极深，欲罢不能，想停手也停不下来。

孙小娇一楞之后，忽然杀机满面的叱道：“姓何的小子，为了你，误了小姑奶奶的大事，今天如果杀不了你，从此退回本帮总坛，不再行道江湖！”

说话同时，双掌疾出如电，刹那之间已攻出三拳三掌。

孙小娇出手太快，抢了先机，何文玉还手不及，急忙飘身疾避。

玄衣女见状一喜，得理不饶人，倏忽间，变招换式，突出奇招“天魔夺命”、“毒龙闹海”，攻出两招“毒龙掌”中的拿手绝技。

“毒龙掌”盖世无双，四海帮主孙娇娇一脉的高手，就是凭此打天下，孙小娇杀心已生，连攻两掌，直如狂风暴雨，天昏地暗，何文玉不禁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冷颤。

“怒海狂涛”！

“乘风破浪”！

何文玉惊愕之余，顿生同归于尽之心，反攻两招“神风掌”。

“神风掌”独步无俦，所向披靡，何文玉数度使用，屡建奇功，暗力之猛，招式之玄，自不待多言词费，只见两股强劲绝伦的暗力一撞之下，立刻白气乱冒，发出一阵刺耳的丝丝之声。

猛可间，孙小娇，“嗷哟”了一声，娇躯受震倒飞出去，四平八稳的摔倒在三丈外的草地上，胸衣已破，嘴角血丝如注，伤得不轻。

何文玉也被反震之力震得身形摇摆，踉踉跄跄的后退七八步，才拿稳马桩。

身形一稳，眸中凶芒闪闪，一瞥孙小娇，咬牙切齿的说道：“贱婢，你的末日到了，小侠先杀你，然